

編主冰寒孫 軒南吳

種四第書叢社摘文

爭鬪的西法與主民

譯等存道吳 著斯瓊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五月初版

五五六

◆ (37074)

復旦大學
文摘社叢書
民主與法西的鬭爭一冊

The Defence of Democracy

每冊實價國幣貳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F. Elwyn Jones

譯述者 吳道存等

長沙南正路
王雲五

發行人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長沙、重慶、成都、西安、金華、
商務印書館

梧州、昆明、貴陽、香港、福州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校對者 章德宣
徐鼎銘)

目錄

第一部

侵略的新技術

第一章	羅馬柏林軸心的檢討	一
第二章	墨索里尼外交政策的目的	二一
第三章	納粹帝國主義	三六
第四章	納粹的干涉機構	五〇
第五章	納粹在東北歐	六六
第六章	納粹在斯干的那維亞	七八
第七章	納粹在波羅的海諸國與波蘭	八七
第八章	反動陰謀在蘇聯	九六
第九章	法西陰謀在法國	一〇六
第十章	法西在西班牙與葡萄牙	一一六
第十一章	奧國的征服	一三〇
第十二章	納粹在東南歐	一四〇
第十三章	納粹在多瑙河與巴爾幹	一五〇

第十四章	法西在瑞士	一六七
第十五章	法西在美國與拉丁美洲	一七三
第十六章	納粹在大不列顛帝國	一八三
第二部	法西陣線的後面——侵略國家中的和平勢力	二〇三
第十七章	德國內幕	二〇三
第十八章	意大利內部的反戰勢力	二三七
第十九章	獨裁國家的民主勢力	二四五
第三部	民主國家的現階段	二六一
第二十章	英國	二六一
第二十一章	法國	二七五
第二十二章	蘇聯——西班牙——奧斯羅諸國——美國	二八〇
第二十三章	和平的新技術	二九四

民主與法西的鬭爭

第一部 侵略的新技術

「目前的恐怖時代與國際的無法無天是幾年前起始的。它之起始，係由於沒有道理地干涉他國的內政或違背條約而侵略外國的領土，文明的基礎現在到了受到嚴重威脅的階段了。」

「不必宣戰，不必先之以警告或作任何其他合理的方式，炸彈從天空落下，殘酷地屠殺非戰鬥員的人民，包括婦女與兒童」

「在所謂和平時期，船無緣無故地或不受通知而被巡水艇所擊沈了。有的國家正在煽動與參加他國的內戰，而後者國家並沒有做任何危害前者國家的事。自己要求自由的國家却不許人家有自由。」

「無辜的人民與無辜的國家因那沒有人道正義而只想爭奪霸權的野心而遭受殘暴的犧牲。」
羅斯福總統。

第一章 羅馬柏林軸心的檢討

「做我的兄弟，否則我要粉碎你的頭顱」。——德國諺語。

第一部 第一章 羅馬柏林軸心的檢討

一

自一九三三年以後，歐洲發現了一個新的政治動力——即法西的進攻。法西對於歐洲民主政治重要地位上的攻擊，左右了國際政治上的局面。一個包括全世界的範圍的同盟業已實現了，它正式的具體化是德日協定，後來意大利也參加。

新動力有它的特殊技術。它的總攻擊是以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而開始的，隨後一個國王和一個國務總理，一個首相和一個外交部長，幾個大使，大將，國會議員和政治領袖却成爲法西暗殺的犧牲者。且自一九三六年七月而後，阿比西尼亞、西班牙、中國、奧國、捷克等都受着恐怖主義新技術的摧殘。「法西國際」（這是柏林·羅馬·東京同盟的簡便稱呼）的領袖們已發明了一個新的侵略技術，即鼓起他們要拿來作犧牲品的國家中的少數民族或少數社會階層的叛變，並供給這叛變以軍火，兵力，和金錢。

在法西國家想使弱或使之感受恐怖而致屈膝的國家中，這新戰爭技術正在施用着。侵略國並完成一個不宜而戰或自稱保衛和平而戰的技術。這樣波諾大將（Marshal de Bono）「前東非的意軍總司令」曾敘述正在侵阿戰爭之前，墨索里尼如何不許他斷絕阿意間的友誼條約。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九日波諾請示是否宣佈戰爭。墨索里尼是日回答說：

「不必宣佈戰爭！我命令你在三日的早晨便要出發，我的意思是十月三日。要緊的事就是要趕快給敵人以猛烈的打擊。」

這個新侵略方法的正式解釋刊於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八日的納粹進攻報（Angriff）裏：

「如一九一四年八月首相柏特曼和爾味（von Bethmann-Hollweg）所作的宣戰，現在看起來

是可笑外交的遺物了；戰爭之作，久已是在不同的方式了，不必講什麼話，較秘密地而且總是較狡猾地進行；『滿洲偽國』的建立以及目前在中國的戰爭就是擴張勢力的新方法之典型先例。」

新侵略技術不是以軍事侵略為僅有的武器。軍事侵略在歐洲能够成為很危險的，因為各國都因防守同盟而有聯繫的關係，侵略國直接進攻某一國家會使其他國家起來和它對抗。

侵略國採用從內部進攻的技術，施以「木馬之計」(Trojan Horse)的策略使它們的特務人員到被犧牲國的裏面去，從裏面作破壞它的力量。現在欲求分析這個技術，以及指示出柏林與羅馬是如何組織對他國內政的直接干涉，如何收買報紙，如何進行宣傳，如何津貼腐敗官吏，如何計劃暗殺和綁票，和最後如何訓練，資助和武裝恐怖與反動集團，都是可能的了。

自一九二二年意大利法西斯主義興起以後，政治觀察者顯然地看出有一個「法西國際」的胚胎存在着，其形態為各國反動份子間的日益諒解。

法西斯主義的第一位技師墨索里尼在這點上是十分坦白的，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日的米蘭演說中，他公開地指他自己和他們法西同志為「我們是全世界各國的反動者——真正的和證實的反動者。」

因為在每個國家有少數的自私份子，只知自己的利益而不顧犧牲國家的安全，不惜與國外的法西勢力勾結，所以法西主義在近十年中才有發展的可能。

結果便是法西侵略的猖獗，這侵略是有極仔細的計劃的，其目的為破壞各國的獨立，各種武器都被使用了，從賄賂到暗殺，從戰爭的威脅到真實的軍事侵略。

墨索里尼首先作俑，傾全國之力於侵略的技術。意大利對於巴爾幹恐怖主義者的祖護，尤其是在南

斯拉夫的，是不顧一切地維持着，一直到一九三四年亞歷山大王在馬賽的刺死。墨索里尼同時支持匈牙利的過火的愛國主義，進一步企圖削弱南斯拉夫，因為他垂涎南斯拉夫的亞得里亞海岸。意大利每年派軍隊到匈牙利以求破壞特喇農條約，而意大利曾盡力使這條約加諸戰敗的匈牙利的。「馬其頓內部革命黨」——它暗殺了許多親南斯拉夫的而居住在馬其頓的南斯拉夫人和在保加利亞的保加利亞人——即倚賴意大利法西的軍火接濟和財政資助。當該黨經濟不充裕的時候，它的領袖米雪羅夫（Vanche Michailoff）即渡過亞得里亞海到意大利去領款子。謝謝這些款子，米雪羅夫能够在一個政府之內另建一個政府，有它自己的軍隊和警察，有它自己的報紙，有它自己的租稅和法律制度。這個恐怖組織的權力是驚人的。該組織的叛徒是逃不了的。例如馬其頓婦人卡妮西（Mencia Carniciu）一直跟着一個叛徒到維也納的柏格戲院，在演吉特（Peer Gynt）的時候便將他鎗死。

意大利法西黨又幫助哥羅（Croat）的恐怖主義者，甚至在意大利和匈牙利代他們組織特別訓練隊。法西干涉南斯拉夫政治的頂點是一九三四年十月達到的。羅馬相信假使南斯拉夫國王沒有了，南國該分裂的。至少會有紛擾，也許甚至內戰。居住於達爾馬提亞（Dalmatia）的意大利人是很多的，大家認為如果一有紛擾，意大利會要求干涉。

十月九日南斯拉夫王與法國外交部長巴都（Louis Barthou）在馬賽被南斯拉夫的恐怖份子所刺死。鎗是佐治亞夫（Georgiev）開的，他是由墨索里尼所保護的米雪羅夫的汽車夫。但是南斯拉夫並沒有發生革命。墨索里尼計算錯誤了。

墨索里尼在阿爾巴尼亞化了許多的錢以賄賂該國總統阿奇姆·比·左格（Achmed Bey Zogu）。他

當南斯拉夫停止供給他金錢的時候便背棄了南斯拉夫。

一九二六年意國駐阿爾巴尼亞京城的公使阿諾伊西 (Baron Aloisi) 他後來在意對阿比西尼亞的戰爭中在國聯大會席上爲墨索里尼的代言人，引誘阿奇姆簽訂帖拉納條約 (Treaty of Tirana)。阿諾伊西接受「作爲禮物的三千支來福鎗，同樣數目的制服，十個中隊應用的三吋口徑的鎗礮，五百支機關鎗，二千匹騾，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里拉（約二百萬金鎊）的貸款」。爲威魯阿奇姆起見，十一月二十日發生叛變，向斯庫台里 (Scutari) 進攻。由於大使團的決議，意大利有干涉阿爾巴尼亞之權，如果該國內部情形變成嚴重的話。阿奇姆於是被迫而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簽訂了帖拉納協定。

雖然阿奇姆（現稱左格王了）一方面拿了意大利的錢，而另一方力求他的國家免去意大利的束縛，但法西的控制力量是太大了。阿爾巴尼亞現在無論如何是一個意大利殖民地，以意國大使爲非正式的總督。由於一九三一年她被迫簽訂的協定，阿爾巴尼亞須聘請許多意大利軍事專家，「這些專家的忠言不僅限於財政經濟事件」，事實上他們操縱着全國的生命。在阿爾巴尼亞有一個意大利公司（叫做 E. I. A. A.），它有輸入意大利貨物的獨佔權，很狡猾地利用它的地位阻止阿爾巴尼亞對其他國家的貿易。它雇用千萬的特務人員深入阿爾巴尼亞的各地。墨索里尼很快地利用這個控制權以作軍事上的目的，建築許多軍用公路和礮台，改都拉索 (Durazzo) 爲一個大的海軍根據地，目的在阻止英艦之駛入亞得里亞海。阿爾巴尼亞已造成爲意帝國主義進攻巴爾幹的前哨。「一九三九年四月七日意以海陸空軍進攻阿爾巴尼亞，八日攻下阿京，成立傀儡組織「地方自治政府」——譯者」

墨索里尼也曾化了千百萬的金錢在法西宣傳上。一九三四年意政府預算案規定撥一五四、〇〇〇、〇〇〇

○里拉以作法西斯在外國的宣傳之用。

法西斯意大利領導着新侵略技術——從內部發動——的施行，必要時以恐怖主義來支持這技術。

自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執政以後，德國作戰的危險是那樣地尖銳化，以致人們幾乎忘了遠在希特勒登台之前，引動中歐戰雲的爲墨索里尼。

所以首先進攻奧國的獨立的爲墨索里尼，而不是希特勒。自一九三一年後，墨索里尼置他的私人代理人於維也納，以注意奧國政治在親意陣線上發展。

「莫理爾（Commendatore Eugenio Morreale）就是墨索里尼駐維也納的這信任人。他負起領導維也納的意大利報紙的責任。這個報紙不屬於公使館。它不久贊同國防軍的政策，給予那奧國法西斯組織以精神和實際上的勸告。」

當墨索里尼宣稱「法西斯主義不是一件輸出的貨物」的時候，他正在祕密地武裝不僅匈牙利的侵略份子，且武裝奧國國防軍。

祕密供給奧國法西斯黨的軍火是在一九三二年發現的，這發現驚動了全世界，幾乎如同一九三七年法國發現供給法西斯從事內戰的軍火一樣。

一九三三年最初發現四十輛載着軍火的貨車從意大利駛到喜登堡（Hirtenberg）的人爲布魯刻·登·木爾（Bruckner-Mur）的社會黨市長華里西（Kolloman Wallisch），這違背聖·吉耳曼條約（Treaty of St. Germain）。這些貨車約載五萬支來福鎗與二百支機關鎗由意大利的味羅那兵工廠（Verona Arsenal）交付於奧國曼德的喜登堡兵工廠（Fritz Mandl's Hirtenberg "Pulver Fabrik"），而和約

是禁止奧國輸入軍火的。這些來福鎗和機關鎗冒充爲「鐵片」。

上述軍火爲墨索里尼對中歐法西組織的一小部份的貢獻。其中一萬五千支的喜登堡來福鎗和若干的機關鎗達到了奧國國防軍之手，以作反奧地利民主共和國的起事之用。其餘的則爲匈牙利政府所扣留。

奧政府因喜登堡發現案而大受窘。墨索里尼的忠言是要肅清社會黨份子。一九三三年陶爾斐斯（Dollfus）與墨索里尼在羅馬與里西奧（Riccione）的迭次會議，以及一九三四年一月陶爾斐斯與蘇維吉（Suvitch）【墨氏的外交次長】間的會議，和最後在布達佩斯（Budapest）的會議（正在事變發生的前四天，遂決定以武力解決奧國社會黨，以後再建立國防軍和教士的獨裁政治。

意大利對奧國人民的侵略成爲後來侵略西班牙的典型。在一九三四年二月的第二個星期，由意方供給軍火的奧國防軍佔領了幾個奧國省城。二月十一日斐少校（Major Fey，副總理）在國防軍遊行會中（陸軍部長亦參加）演說：

「最近兩天我確以爲陶爾斐斯先生是和我們在一起的。明天我們要澄清奧國。」

第二天發生戰事。維也納工人抵抗了四天，各省抵抗了五六天。千百的性命被犧牲了。但反革命取得勝利。

同時另一個法西政府已在歐洲成功。希特勒在德國取得了政權以後，馬上在奧國人中組織納粹運動。

納粹黨人有與意大利法西黨人同樣的策略。他們也武裝他們的擁護者，計劃建立對奧國人的控制。

他們組織了一個恐怖運動。建築物，橋樑和煙囪被炸毀。這恐怖的來源是沒有什麼祕密的。這暴動行為係在慕尼黑（Munich）仔細計劃，一直到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五日的最後暴動為止，即納粹子彈暗殺了奧國總理陶爾斐斯，子彈是離他的咽喉八吋而發出的。陶爾斐斯流血臨死的時候，恐怖份子還不許人找醫生和教士。奧國又發生內戰，千百的生命又爲法西暴動所犧牲。

當希特勒的「奧國軍團」（約二萬五千人，係由納粹恐怖份子和從奧逃德的反動份子徵募而來）的褐衫營爲墨索里尼的駐紮布里納山脈（Brenner Pass）的黑衫軍隊在奧國邊境所阻時，奧國內戰發展爲國際戰爭。被阻之日的下午墨索里尼警告希特勒說，他的軍隊一超過這邊境，意國的黑衫軍隊就進抵提羅爾（Tyrol）和克倫地亞（Carinthia）。南斯拉夫知道意對德警告所包含對她自身的威脅，遂陳兵邊境，與克倫地亞共同戒備，如果需要的話，即作攻擊以阻止意軍的開入南斯拉夫最弱的邊界——馬里波（Maribor）四周的廣大平原。在那個情形之下，捷克斯拉夫準備佔領維也納以保護她的利益，而匈牙利也熱切盼望取得奧屬柏根蘭（Burgenland），柏根蘭是一九一九年匈牙利失去的。

希特勒在最後關頭止着了。德國還沒有準備作戰。她還沒有武裝萊因區或達到重整武裝的初步。希特勒背棄了奧國的納粹黨，命令軍團停止動手。奧政府的飛機向戰壕擲下希特勒「驚人的」背棄他的奧黨羽的正式報告，他的黨羽在戰壕裏同時受着奧政府機關鎗的射擊。

在這裏，我們可以這樣問，法西意大利和納粹德意志的「意識統一」是什麼呢？爲什麼緣故一九三四年與一九三五年間意德在奧國作戰，而現在這兩個國家又有它們自稱的「不可分解的合作」呢？爲什麼緣故意德利益在中歐、巴爾幹和西班牙有直接的衝突，而現在羅馬與柏林又有許多政治行爲的共同陰

謀呢？

這個重大問題的答案供給目前歐洲外交的祕密和值得我們的最仔細的考慮。因為各國政策的進行有賴於這個答案，大不列顛與其他民主國家都基之以考慮它們的政策。

很顯明地，墨索里尼的合作動機的性质是很重要的。羅馬·柏林軸心僅是掩蓋着（但並不消滅）這兩個目前合作國家間的衝突諸點。然而甚至在最近數月中這衝突本身已強化了。所以在羅馬·柏林協定簽字之後，德人與意人間關於西班牙鑛源的支配問題即在西班牙發生一個嚴重的爭執。自西班牙內戰起始以後，德國要求大量的鑛源，尤其是貪得衛爾發（Huelva）和麥利臘（Melilla）區的黃鐵鑛。而一九三七年四月，意大利財長因遇着嚴重的財政難關，決定想在西班牙弄點錢來償賠。叛軍將軍的弟弟拉曼·法朗哥站在意大利立場積極地在不耳各斯（Burgos）加以干涉。據稱德國駐薩拉曼加（Salamanca）「大使」法貝耳（Herr von Faupel）恐嚇着，德國無意允許意大利取得法朗哥控制下西班牙鑛產的利潤。意大利的回答是遣派一個鑛業專家去建立她在西班牙的鑛產基礎，對叛軍大本營加以強烈的壓迫。

自羅馬柏林合作起始而後，意德在多腦河上的外交目的常發生衝突。凡注意今年（一九三八年）一月在布達佩斯簽訂羅馬公約諸國的內幕的人，都很明白意大利企圖建立一個以她為霸主的多腦集團的心思並沒有放鬆。羅馬與柏林關於南斯拉夫之爭是尖銳的。德國向南斯拉夫送秋波。意大利對南斯拉夫有所畏懼，雖然墨索里尼利用他在南國內部的關係使得柏爾格刺德（Belgrade）對於他個人的態度更馴良些。但是假使匈牙利為意德武裝起來，很可能地南斯拉夫會背棄意德兩國。

希特勒征服奧國的方法表示着羅馬柏林間利益的基本衝突。雖然自一九三六年後墨索里尼聽納粹黨人在奧國稱雄，他是不能贊同德國吞奧的。德軍的開抵布里納必定使了墨索里尼着急。意大利在多腦區的損失不僅是勢力而已。

羅馬柏林間當另有一個衝突的原因。墨索里尼還沒有放棄組織新「東羅馬帝國」的終極目標，這個觀念一定要和納粹帝國主義衝突的。墨索里尼總是認巴爾幹爲意大利的經濟發展的天然區域，他決不會放棄他在巴爾幹國家的經濟發展計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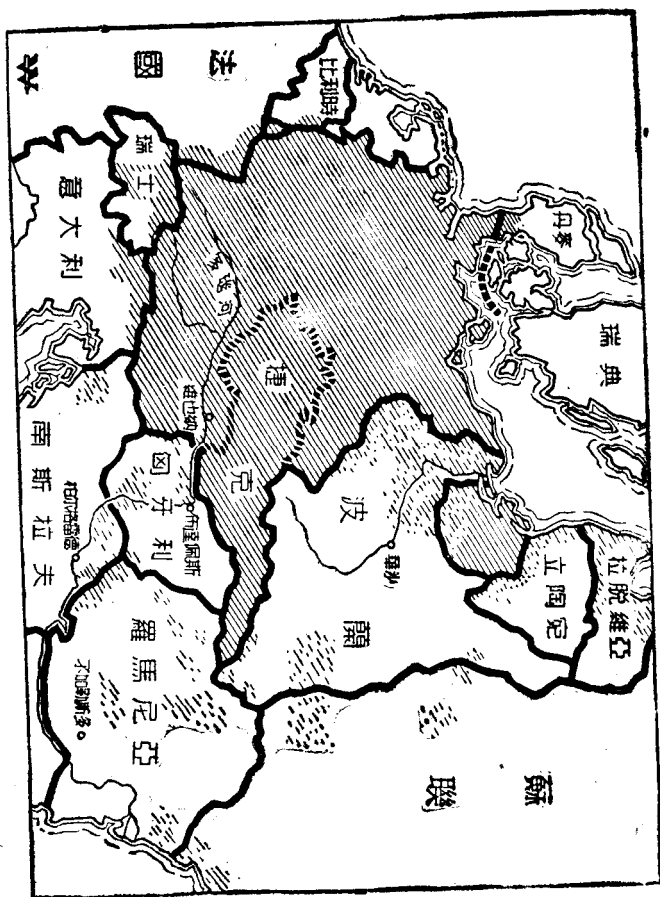
既然羅馬柏林有經濟的衝突，何以有意德同盟呢？它的動機何在呢？一九三五年後何以促成歐洲外交的革命呢？當一九三五年三月德國背棄了凡爾賽和約的軍事條款時，在斯里薩（*Silesia*）起草責備納粹德國行爲的決議的不僅是英法政治家，而意大利政治家也在內咧。

這答案首先要從意國侵阿戰爭中的需要去找。阿比西尼亞使得意大利投入德國的懷抱中去。英法聯合起來對意大利施以制裁。羅馬知道英法不在她的一方面，意大利沒有抵抗德國在中歐進展的希望。墨索里尼所以必須要與希特勒妥協的。

然而羅馬·柏林軸心並不僅是需要的結果；它也是由於墨索里尼的帝國野心而生長的。

意大利只有犧牲英法而取得德國的支持才能增加地中海的權力。自一九三六年以後，意德進攻英法英國的計劃是繼續地發展着。這即是羅馬·柏林軸心的煙幕彈後面的真相。這即是意德干涉西班牙，干涉英法的非洲領土，和最後意德國內不安的解釋。

顯然地，羅馬·柏林軸心的目的是反共的。然而這是皮毛的觀察。軸心形成以後的事實表示着意德



勾結的侵略計劃。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一日德奧協定的簽字移去了意德諒解的最大阻礙。適在一星期後西

西班牙叛軍的第一鎗聲便在摩洛哥響了起來。墨索里尼顯然作了這樣的決定：與德同盟仍會建立一個羅馬帝國，所以即使犧牲奧國也不算大的損失。至少在目前，世界尚有足夠的大，可以造成兩個世界帝國——意大利與德意志。「反布爾什維克主義」是一個適當的藉口，以取得對立的英法帝國的統治階級的擁護和默認。

所謂反共公約實際上是三個好戰國家的另有作用的協定，它們僅有的共同目標為盡量侵佔。反布爾什維克主義是德、意、日三個侵略國家反民主國家和蘇聯的煙幕彈，而且是有有效的煙幕彈，三個侵略國家是貪婪那些國家的財富的。

蘇聯外長李維諾夫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在國聯大會中作這樣的演說：

「我們知道有三個國家近年來向其他國家進攻。三國制度，意識形態，和進攻目標之物質和文化的水準是差異的，而它們以一個動機——反共——來證明它們的侵略是理直氣壯的。這些國家的統治者天真地想，或假裝地想，他們只要說『反共』兩個字，則他們的國際上的狂行和罪惡便可得到寬恕。他們誇張地說他們在國內已辦到完全剷除共產黨，他們對於遠近民族有無限的愛心，所以他們的使命是挽救那些民族不受共禍。他們所採取的是意識形態的鬥爭嗎？不是的，他們所用的是海陸空軍的力量。為實行給予一切民族以幸福的自命的使命起見，他們準備節省自己人民的人力，或財力，他們準備將最基本的物質需要減至最低限度，使全國挨餓以便有足够的軍火以剷除他國的共產黨。這當然是武力干涉他國內政的公開意識，絕對不顧人家的完整與獨立。」

「反共」漸漸暴露成為武力政治的護身符。反共協定的正文還不十分顯明。補充的草案稱：

「訂約諸國決以最嚴厲手段處置國內外直接或間接致力共產國際工作或增進其活動者。」草案的範圍是極其廣泛的。反共公約的簽訂諸國否認這公約的目標是侵略的，或它是針對任何國家的。但是法西報紙已揭穿這個謊語了。

墨索里尼的代言人蓋達 (Signor Gayda) 在意大利呼聲報上說：

「當然地，除了共產問題以外，意、德、日三國在其他合作目的上也要團結一致的。」日本的報紙更形坦白。所以日日新聞宣稱日、德、意是努力着改變世界的現狀，並建立「真正的國際正義」。

關於反共公約後面的真相，希特勒還不如蓋達那樣有隱諱。他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九日在慕尼黑演說：

「三國現在聯合起來了。最初是一個歐洲軸心，現為一個偉大的世界政治三國同盟……這不是包括三個無力的偶像，而是三個準備和致力實現它們的權利與利益的國家。」

泰晤士報的柏林記者報告這演說詞的時候，曾作這樣的評語：「它證明了政治觀察家的意見是對的，他們的意見就是反共公約是一個增進與反布爾什維克運動無關的目的的同盟。」

英國駐羅馬的記者報告着：「意在地中海所感受的壓迫已由於日海軍在英帝國的側面出現而減少了」，這公約為「許多觀察解釋為係締約諸國的一個干涉外國內政的藉口。它也被解釋為德意兩國允許日本干涉中國內政，藉口是中國為布爾什維克主義所害。」

而最露骨的話是人民報 (Gazeta del Popolo) 和都靈 (Turin) 斯泰巴報 (Stampa) 所作的。人民